

7712.45

446

组稿编辑：瞿洪斌

责任编辑：钱雯

封面设计：王玉辉

Copyright © 1994 by Johanna Lindse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Publishers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梦中情人

(美) 乔安娜·林赛 著

罗顺江 马彦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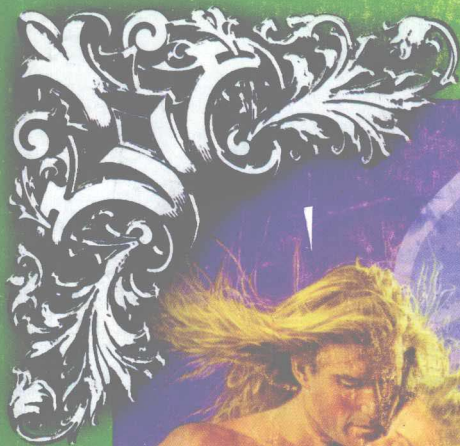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30 000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22-02701-7/I·688 定价：15.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3-1998-003



Man Of My

乔安娜·林赛



内 容 提 要

梅根·彭沃西是个乡绅的女儿，她以出水芙蓉般的靓丽和直率任性的性格，迷住了每个未婚的贵族男子。一天，本教区头衔最高的韦奇伍德伯爵夫人奥费莉娅举行盛大的舞会，邀请当地所有贵族参加。伯爵夫人因有三个相貌平平的女儿而嫉妒梅根的天生丽质，使她失去了参加这次舞会结交新朋友的机会。梅根一气之下，发誓要嫁给比伯爵夫人头衔更高的罗思斯顿公爵，以羞辱伯爵夫人对自己的轻视。但她和公爵从未谋面。这时，安布罗斯·德夫林·圣·詹姆斯公爵因为好友弗雷迪勋爵的妹妹萨布里娜谎称怀上了公爵的孩子，兄妹俩以此逼婚，使得公爵被迫扮作养马人骑着自己的骏马“凯撒”，前来梅根父亲的庄园躲避。梅根和德夫林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深深陷入了充满酸甜苦辣的爱情游戏：梅根爱“马夫”的男性魅力，而又讨厌“马夫”的低贱身份；德夫林被梅根的美貌和活泼的性格所迷住，但又厌恶她一心想嫁公爵的心计。两人在无法抗拒对方的诱惑下，结出了爱的种子。在去举行婚礼的途中，梅根被苏格兰匪盗抢走。德夫林单枪匹马终将她夺回，来到了自己的庄园谢林·克罗斯。梅根终于明白德夫林原来就是她的梦中情人罗思斯顿公爵……

该书取材于19世纪的英国贵族生活，在古老而富有的家庭背景烘托下，主人公情感之中灵与肉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描写细腻，因而该书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第一章

1878年，英格兰。

“泰勒·惠特利，你瞪着大眼看什么看？”

梅根·彭沃西语气相当严厉，她对此人从没有好脸色。她转过头，不屑地看着他，好似自己根本无法忍受像他这种类型的家伙。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她从心底里喜欢这位泰勒·惠特利。

泰勒·惠特利潇洒俊逸，招人喜欢。飘柔的金发，稍微涂点发油即可成型。连鬓的络腮胡修剪整齐，短短的胡须爬满厚实有力的下巴，深蓝色的眼睛中透出帅气。他个子算不上特别高，但当姑娘们抬头仰视他，也得伸长可怜的脖子。他的身材纤细，好在不属于手无缚鸡之力的那种人。27岁的他，前途光明，这还没算上他从母亲那儿继承的大笔遗产。

有一点是梅根·彭沃西坚信不疑的，即泰勒·惠特利肯定是个好丈夫。然而不该的是，她与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蒂法尼·罗伯兹同时遇见了泰勒。要不是蒂法尼·罗伯兹抢先表明了对他的爱意，她说不定早已心许了。

这就是蒂法尼·罗伯兹当时的原话：“我已经爱上他了，梅格。”两位姑娘谈话从来不绕弯子，最少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谁也不会为对方的坦率感到惊愕。那天蒂法尼讲话时感情激动，根本没注意对方是否在听她讲话：“他的确相当有魅力，当他冲我微笑时，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如此……哦，该死，这种感觉……我简直无法形容，但是我发誓，我都快高兴

死了。”

“肯定是你的紧身胸衣勒得太紧了，”梅根风趣地说，“最少，你得束松些，呼吸需要空间，难道你就不知……”

“哦，请别打岔。”蒂法尼亦笑出声，“我是十分认真的。梅格，我怎样做才能赢得他的好感呢？”

梅根仅比她大5个月，便被她认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般。实际上，她对这种特殊话题也近乎一无所知，尽管她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总之，凡是男人都千方百计地想吸引她的注意。然而，令他们沮丧的是，她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轻浮举止来勾引他们。两年来，她与周围地区的每位适龄男子都接触过，最后却得出这种结论：她虽然长得清秀漂亮，但是她满头的红发却是本地区最丑的。红头发显得凶猛、明艳，还发出锈铜色般的亮光。这种身体特征是她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唯一遗传。

梅根只好泛泛地为好友出谋划策说：“稍许微笑一下，表现出你的存在即可。他是不会放过机会的。”

他果然没放过机会。泰勒在见到蒂法尼后不到两个月，他便屈尊向她求婚。他们的婚礼定在她的18岁生日，眼下所剩的时间大约还不到3个月。当然，对这位子爵来说，操办婚礼不可能简单草率。他们可能在“伦敦节”高峰期间大肆操办。

梅根由衷地为朋友高兴。她认为泰勒是个极为优秀的青年。正因为如此，她才总是与他作对。这对未婚情侣对她的做法颇感意外。夏日的星期天，阳光明媚，梅根陪着他们到教堂去。实际上，让泰勒惊愕不解的是，她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与自己过不去，总是刺激他，他可是从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她的事。好在蒂法尼见怪不怪。即使是后者，也是在后来才了解到梅根这么做的良苦用心。

蒂法尼非常满意梅根的做法。梅根决心让泰勒觉得自己是个凶悍泼辣的姑娘，因为只要对蒂法尼有兴趣的青年小伙儿，最终

都会理所当然地爱上梅根。倒不是因为蒂法尼长得不漂亮，因为可以说她相当迷人。她那头金色的卷发，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都极具魅力。但是她的丽容还是不会给她带来机会，因为与梅根那沉鱼落雁之美相比，毕竟显得相形见绌。所以，从一开始，梅根便做出决定，确保泰勒不要偏离目标，尤其不能让他向自己进攻。

梅根的诡异战略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泰勒也习以为常了。他不再脸红、结结巴巴地道歉了，因为心直口快的梅根事事都会挑刺、发难。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反击，而且逐渐运用娴熟了。

当年泰勒是在蒂法尼家认识这两位姑娘的。这时，马匹拉着马车从那儿出来。泰勒用鞭尖猛抽疾奔的栗色马，正眼都不瞧一下梅根，反唇相讥说：“喂，我瞪眼看狗屁，彭沃西小姐，绝对在看狗屁。”

蒂法尼为此结巴起来，泰勒以前反击时没那么歹毒。梅根被这话噎得秀面通红，扭过身去。这样，泰勒无从知道他的话有多么的伤人。

蒂法尼没有抱怨泰勒。世上龌龊事不少，但是做龌龊事的男人从不感到龌龊。不，这是蒂法尼的过失。因为长期以来，她没有出面阻止梅根。她那毫无道理的道理便是她还有一点私心：如果泰勒了解到梅根的为人，他可能会像其它男人一样失去抵抗力，因为她妩媚的一笑，会搞得他们情乱神迷。

现在她已经十拿九稳了。她敢肯定泰勒已经爱上了她。如果她现在还抓不住他，那么就是他们之间太不般配。她应该找梅根好好谈谈，在听完牧师的布道之后，还是在这之前，总之要赶在这伤害的副作用消失之前，趁梅根还没有气得发疯的时候。蒂法尼相当担心，因为梅根很少生气，但是一旦怒极攻心，会气成什么样子自己也无法估计。

本教区的教堂座落在蒂戴尔村村边。当他们赶到时，蒂法尼找到了说话的机会。泰勒走在她们前面，赶去问候奥费莉娅夫人与她的三位女儿。在附近地区，就数韦奇伍德伯爵夫人奥费莉娅的头衔极高。在这绅士不多的土地上，她算得上是头面人物。甚至连梅根，也不可避免地感到奥费莉娅伯爵夫人的存在。梅根利用种种机会，做出种种姿态，期望能够得到该夫人的注意。因为伯爵夫人是这个教区的主宰，人人都希望得到她的邀请。梅根这时做的任何事，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她的一份邀请。

梅根跟在泰勒后面，亦打算去问候伯爵夫人。蒂法尼只好拉住梅根，她有话要与梅根讲。然而，梅根不耐烦的表情并不是说她没有听到朋友的话。她想抢在谈话之前先去问安。

“我希望你别再提马车里的事，蒂法尼。”

“我绝对要提的，”蒂法尼果敢地回答说，“我明白你的苦心，梅根。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喜欢你。我敢肯定，当我们的爱情刚开始萌发时，你这种做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我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把握泰勒了，纵使你那深沉的明眸盈盈笑意，也不会令他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梅根眨着眼睛，本能地发出姑娘般清脆的笑声，随后她紧紧拥抱着朋友，说：“我知道你说得对。老是与身边的男人顶撞，我想这都快成为我的恶习了。”

“那么，从今天起，改掉这个恶习吧！”

梅根嫣然一笑：“好吧！要是我开始与他友好相处，他可能会认为我这个人有毛病，你信不信？”

“我想，他会敏感地建议我中断与你的往来，以逃避你的魅力。”

梅根深蓝色的眼睛一睁，随后又眯起来：“他搞什么鬼，以前他也说过这话？”

“还不止一次！在他面前，你努力地表现出自己的劣行，他

产生这种看法自然无可指责，你说对吗？只是令他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是那么好的朋友？因为在他眼里，你我的脾气是那么的不同。”

“他知道得还不少嘛，”梅根尖着嗓子说，“你我穿的连裆裤，交情深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地步。”这时，她咬咬嘴唇，再也无法掩饰对自己的担心。“你们结婚后，他不致于一直抱着对我的成见吧？”

“你知道，他绝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蒂法尼让她放心地说，“即使他执意如此，也没有丝毫关系。恐怕你此生永远无法摆脱我这位朋友了，彭沃西小姐。”

梅根笑了。那微笑带着两个笑靥，展示出另一种秀美。那美丽的脸庞洋溢出温暖、开朗、憨鞠可爱的神态。甚至连蒂法尼也为之再说不出话来，尽管她经常见到这种清丽脱尘的微笑。她每次都滋生出特别的感受，这笑容是送给她的。显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得上她这位最亲密的女友。教堂院子里有不少绅士，他们不停地看着梅根。这灿烂的一笑迷住在场的众绅士，他们无所顾忌地投来目光，搞得她们无法交谈。有几位绅士甚至心存期望，跃跃欲试，决心向本教区国色天香的美人求爱。

蒂法尼讲出重修旧好的心意后，伸手挽住梅根的胳膊，带着她朝教堂门走去。泰勒仍旧在那儿与萨克雷家的母女四人交谈着。她不禁绽颜一笑，耳语说：“我今天真有运气，梅格。我刚刚获知，在你我长期盼望的邀请书上，最终会写上我们的名字。你穿上这件蓝府绸新衣会显得美丽无比。即使是面容枯瘦的奥夫人，也不能不为之大为动容。”

“你真的这么认为？”梅根问，面露希望。

蒂法尼希望那该死的邀请书不要在朋友心目中占太大的比重，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德文郡的每个人之所以想参加伯爵夫人的舞会，似乎并不是非要结识伯爵夫人，从几英里以外

的地方赶来也不是专为跳舞，而是因为在她的舞会上始终能遇到一些有意思的新朋友。当然，这仅仅是与会者的一部分目的。对一个姑娘来说，真正的目的还是与其他姑娘一样，希望来此寻找梦中的情人，以圆罗曼蒂克之梦。因为在熟悉的绅士中，她们没有找到意中人。

这仍旧不是梅根的主要目的，因为她想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获得参加“伦敦节”的机会，她希望在那个时候遇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不，韦奇伍德伯爵夫人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其目的便是要让受到她家邀请的人能够感到某种“殊荣”。她的贵宾名单从来没有终结，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写上你的名字。不然后果就大大的不妙了，你此时不是麻烦缠身，就是家中闹出了丑闻。邀请书虽不是人人都能得到，但是本教区内的显赫家族已经收到她的第二轮邀请了，甚至蒂法尼家也收到过一次。是她父母前去赴会的。在这点上，她没有表现出对梅根的忠心不二，为此她总觉得挺对不起朋友的。这是秘密，她从来没给梅根讲过。要是梅根知道有这次邀请，她会更加失望的。眼下，她已经失望得再经不起失望了。

她们曾经坚信：伯爵夫人的邀请只不过要等到梅根年满 18 周岁之后。但是从生日后算起，又过去两个月了，梅根的父亲虽然贵为乡绅，但是也与女儿一样，仍旧被人遗忘了。

蒂法尼紧紧地挽着梅根的手臂，权作对朋友的回答。与此同时，她暗中祈祷自己别造成朋友的希望值太高，否则这份希望又会再度破灭。多亏了泰勒，她们在一个多月后，首次获得与伯爵夫人面对面讲话的机会。或许只需要提醒一下奥费莉娅夫人，别忘了梅根·彭沃西是她的近邻……

“下星期六，惠特利先生，”说这话时，奥费莉娅夫人看到两个姑娘向她走来，“只是 40 来人的小聚会，别忘了带上你那可爱的未婚妻。”

伯爵夫人冲着蒂法尼笑了笑，同时打量了梅根好一阵。随后，她转身走进教堂，没理睬她们。

这种伤害是故意的，赤裸裸的。她的小女儿，艾丽丝·萨克雷，17岁，甚至发出吃吃的傻笑，尾随母亲而去。好在她的另两个女儿，阿格尼丝与爱妮几乎没流露出恶意般的窃喜。

蒂法尼先是一阵惊愕，随之是一阵气愤。她们忒是无理？谁不知道，梅根与蒂法尼是最要好的朋友。梅根是蒂法尼与泰勒的伙伴，她陪着他们去过好些地方。萨克雷家的人似乎存心要表现出这种蔑视，并且一直等待着时机，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就微妙地表明，梅根所期盼的邀请书在近期内根本没门儿。蒂法尼恐怕已经猜出其中的蹊跷。正是因为梅根长得太漂亮了，所以不能让她在那种场合亮相。要知道她养着三个不太漂亮的女儿还待字闺中呢！

泰勒清了清嗓子，惊醒了傻愣在那儿的两位姑娘。蒂法尼最终注视着梅根，发现她被萨克雷家母女的羞辱气得发疯，其程度远非蒂法尼可以想象的。梅根的面色苍白得就像她帽子上的白色飘带一样。泪水浸泡着她那大大的蓝眼睛，随时都可能滴落下来，尽管她这时努力地控制着自己。蒂法尼为朋友感到揪心，也为她的境遇感到相当气愤，她气恼自己为何那么渺小，无法给朋友以强有力支持。

她紧拉着她的手，将泪眼迷人的梅根拉近身边。

“为什么？”梅根低声问。

蒂法尼相当生气，直截了当地说：“该死的，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她想打发自己的黄脸女儿出嫁，自然容不下你。如果附近有你，就没有男人们肯看她们一眼。”

“但是，怎么可以这样……这样……”

“自私？小心眼？绝对是，梅格，但是……”

“别说了，蒂弗。说真的，我需要单独呆会儿……”

她没来得及说完话，便骤然离开。“梅根，等等，”蒂法尼大声招呼，但是梅根没停下来。她在离开教堂的院子前，甚至跑了起来。因为她再也抑制不住眼泪。波科克先生从她身边走过时，递给她一条手绢。但是她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后者注视着她的背影，目送着她匆忙走进小巷，逃离教堂。

“我认为，我们应该赶快去追，因为从这儿到萨顿庄园还有一英里多路。”泰勒指出说。

“这并不是我为什么要去追的理由，”蒂法尼心不在焉地说。此时她脚下一绊，停了下来。她在网兜里找手绢时，注意力都放在梅根身上，随后她继续追上去。

“我以前与她走路总保持着这段距离。”

蒂法尼终于转身盯着他，他的表情激怒了她。“你似乎不该因此而幸灾乐祸，泰勒·惠特利。那讨厌的女人不该这么恶劣地待她。”

“请允许我表示不同意见……”

“不，我不允许。从今后，你会发现她身上有许多闪光点。可以告诉你，她以前对你的确极不友好。但是那是有原因的，她不想让你爱上她。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成全我的爱情。她知道我多么想嫁给你，如果你的兴趣放在她身上，我可能会受到伤害。这并不是她想见到的局面。”

“可是我根本无法容忍这种姑娘，”他抗议地说。

“你第一次见到她时，有这种感觉吗？”蒂法尼反问道。

“哦，没有！但是你总不致于说这是‘故意的’吧！”

“就是故意的。如果你想就此生气的话，那就气我吧。因为在此以前，我原本可以阻止她的。但是，我……我估计我仍然存有那么点私心，怕你发现了真相。要知道，她的确是个特别温柔体贴的姑娘……”

“也是个被宠坏的、任性的姑娘。”

“只有一点点任性，她父亲喜欢她那样。她爸爸是个绅士，

亲切友善、慷慨大方。其实我偶尔也会这般任性，泰勒。”

“是的，但是在你身上，我发现这种脾气更讨人喜欢。”

“我应该谢谢你。但是你是否理解梅根进退两难的处境？有好些男人都特别关注她，泰勒。她对待你的那种态度是她唯一的防卫手段，她要阻止那些心怀不轨的小伙儿们。”

“可是，亲爱的，我可不想娶这种德性的女子为妻。向上帝保证，绝不！”他似乎一想到这些，就显得惊恐不已。“这女子需要嫁个身强体壮的男人，这男人不仅不能有性格，甚至还不会吃醋。我的朋友如果人人都爱我妻子，我能受得了吗？当然，一、二个我还是可以接受的。”接着，他微笑着补充说，“但是如果人人都那样，唉，我可就太悲哀了。”

“听你这话，你好似对她再不抱希望啦！当然，如果风流艳事牵涉到自己的妻子都不吃醋，还算什么男人？”

“说得对！我认为，如果男人根本不在乎自己妻子的恋情何在，他就不会吃醋了。不过，女人始终应该清白自守，让男人放心。”

有一点，蒂法尼仍旧不放心：“要是因种种原因女人最终吃起醋来时，该怎么办？男人做事能让女人放心吗？”

“当然放心。他娶了她就要负责！”

“要是还没有迎娶呢？”蒂法尼问。

泰勒不解地眨着眼睛。这时，她拍拍裙脚，傲慢地走向马车。他几乎是一蹦而起，连忙追上去。

“我的意思换个话题，好吗？”他不自然地说。

“请告诉我，泰勒，我们……”

“当然不，”他坚持说，“你朋友的情况格外特殊，蒂法尼，因为她这个人就格外特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觉得你不特殊。你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对我们来说，不能作简单的比较。”

“好吧，泰勒，我原谅你。”

“我应该谢谢你。”

第二章

“你又在吃东西啦？”蒂法尼悄然地飘进饭厅。

彭沃西家的男管家，克雷布斯也出现在她身后，满面不快。当然，他赶来仅仅是为了关门。他的行动历来迟缓，不到门前总赶不上蒂法尼，尽管长期以来他本该恪尽职守。自从蒂法尼与梅根相识以后，他对履行自己的职责很快地变得松懈了。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尊重蒂法尼。

每当她来到这儿时，喜欢捉弄人的克雷布斯总是带领她从不同的大门入内。他这么做是与蒂法尼开玩笑，后者也挺喜欢这样玩。由于她经常走庄园后面，绕行到马厩后墙跟，所以他不可能发现她的到来。如果克雷布斯有幸地见到她前来，他可能猛地冲进厨房的入口去堵她。但是，她则选择从画室的落地窗潜入。如果他在画室内守株待兔，他立即可以听到她那骗人的高叫声：“室内有人吗？”随后，她从屋后绕回到前面的楼梯。有一回，当他获悉她要来时，他将三扇大门全都大大地打开，在客厅的楼下等着。蒂法尼无论走哪扇大门，都可能遇到他。然而，她那天却翻餐厅的窗户进来。那次失利后，克雷布斯两周没与她讲话。

梅根也希望罗伯茨家的男管家也能与她玩类似的游戏。可是，他是个亲切慈祥的老人，每当她突然出现在他的管辖领地时，他只会冲着她笑，向她问安，根本不会与她开任何玩笑。

她先用餐巾挡住呵欠，随后将餐巾扔到餐桌。“现在，是我今天第一次用餐，尽管我吃得够多的了。”

“好啦，接着喝你的茶吧。”蒂法尼来到她身边坐下来，“我要一只杯子，你我二人一道品茗，好吗？”她好似不为梅根的话所动，旁若无人地继续说，“你是说，这是你的第一餐饭？你知道现在几点？”

梅根耸耸肩，往杯子里添了些茶，递给蒂法尼。后者往茶里加了相同数量的糖。这样一来，使不存在共饮一杯的问题了，因为梅根喝茶是不放糖的。这点习性，双方都清楚。在相识11年后的今天，两人似乎一下子陌生起来。克雷布斯仿佛早有预感，赶忙回到厨房，让科拉送来一只杯子。

科拉是厨师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姑娘。她穿着紧身时髦的服装，为保持妖媚身段的曲线，她勒得好辛苦。由于紧身上衣绷得太紧，结果造成总是呼吸不畅。她的服装款式简单，仍旧突出裙衬与长裙摆，这种标准款式长期以来一直颇为流行，尽管几年前衬架裙早已过时。由于女佣们想出极为便宜的布料，缝制出与主妇们款式一样的服装，搞得后者叫苦不迭。打杂女工甚至在于活儿时，也穿着拖地的长裙。她们简单地打个结，下摆扫不着地就行了。她们干完活下班后，又再行解开。

梅根等着，一直到科拉行过屈膝礼离开房间后，才对蒂法尼承认说：“我睡过头了。”

这“算是”坦白交待吗？她知道梅根从不贪睡。“怎么回事，这是你生平中的第二次睡过头吧？对第一次的遭遇，我能够理解，因为当时我们在庄园里，几乎整夜不敢入睡，害怕见到比肯老爷的鬼魂。在庄园的废墟的房子里有鬼魂游荡，据说就是他在作祟。太失望啦……”她忽然停下话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同情地问：“昨夜不好过吧？”

“一言难尽，”梅根承认说。

“倒霉，要知道我昨天就留下来陪你。但是我认为你这个人疯得很，哪里还会再失眠？”

梅根嫣然一笑：“越生气晚上越能睡，你也这样认为？”

“哦，总比失眠强。”

“你不相信我，蒂法尼，我说的是真话。”梅根回答说。

“哦……啊……嗯……”蒂法尼实事求是地讲，“我估计在我离开后，你的情绪更糟，对吗？”

“也没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梅根的眼泪也流干了。昨天，蒂法尼不想坐马车，她陪着梅根在乡间的车道上走着，让泰勒暗中保持距离跟着。她们要讲悄悄话。蒂法尼没有意识到梅根早已不再顾影自怜。梅根当时特别生气，气得要死。为了让她高兴起来，蒂法尼建议她们杀回去，面对面地与奥夫人大吵一台。梅根放弃了，她认为这样做不太好。其实蒂法尼一开始便不那么认真，自然认为没必要将伯爵夫人搞得声名狼藉，否则会招致特别的报复。

令她高兴的是，梅根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她的确被气疯了，但这反而有益于健康。梅根只在气自己，因为这事从一开始，就没希望，做任何努力都不行。可是她却在上面浪费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她真想变作十足的傻子。蒂法尼也特别想变成傻子，这样便可以对未来的现实视而不见。那个黄脸婆子伤人时也忒歹毒了，完全没有必要。

“我知道，我本不该照你说的做！”蒂法尼感叹地说，“你让我‘回家去’，你说‘我很好’，你还说‘对于这种羞辱，我以前好像是经历过的。’”

梅根略略笑了：“哦，这倒是千真万确。”

“我真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到这天为止，有一事令蒂法尼始终耿耿于怀：随着梅根越来越出落得像出水芙蓉，少年时代的女伴相继中断了来往。理由十分简单，别的姑娘站在梅根身边，会自惭形秽，感到自己太普通，太没魅力。这是她们无法容忍的现实。她们中有些人已经在

公开场合羞辱过她。近来，这种小心眼愈演愈烈。不难想象，她们的仇恨之源便是梅根的天生丽质。

梅根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怎么笑得出来。朋友与你作对，这是很伤心的事，往往让人久久难以释怀。表面上看，似乎烟消云散。然而再遇到类似事情时，还会再度受创。韦奇伍德伯爵夫人昨天的行为肯定就属于这种因妒生恨的表现。

“笑比哭好，你不这样认为吗？”梅根一边说着，一边盯着剩下的香肠。她拿起这根香肠，画圈般地搅着碟子中的一块火腿。

蒂法尼开始说：“上帝啊，说得对，说得太对了！你想谈谈吗？”

二人都知道，这时话题已经转到谈论以往朋友的伤害行为，而不是现在。

“往事不堪回首！当然这次例外，每当我回想起几年前我们那些好笑的事情时，我几乎感到对不起她们，因为她们已经忘了其中的乐趣了。”

“既然你提起过去，我还是有感受的。自从她们开始孤立我们后，个个全变成讨厌的东西。再一想，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她们。”

梅根绽颜笑了，偷瞟一眼说：“我也有同感，但是我好似在谈论愉快的过去。”

沉闷的话题就这么坦率地讲出来，二人银铃般地笑了。蒂法尼连忙转换话题说：“这么晚才吃饭，说明你早上没有外出骑马。因此，你整天都一脸晦气。”

一般讲来，梅根的心情总是秋高气爽的。早早地与乡绅爸爸共进早餐，先花半小时来骑马，她的马叫作“安布罗斯先生”，随后再花半小时来喂马。由于他们只有四匹马，所以只雇了一个马夫。但是喂养“安布罗斯先生”的那份享受与惬意，她是绝不会与马夫共享的。梅根甚至喜欢亲自动手。马夫如果了解梅根到